



正说『镖不喊沧』

江湖规矩背后的武林敬意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

在中国武术史与镖局文化中，“镖不喊沧”是一条传承久远、约定俗成的江湖铁律——凡镖车行经沧州地界，必偃旗息鼓、马摘銮铃，以示对沧州武林的敬重。

然而，这一传统常被误读为沧州武林的“霸道”规矩。细究历史脉络与行业逻辑，“镖不喊沧”实际上是武林对沧州武术精神的集体致敬，其背后承载着更深的江湖道义与文化密码。

规矩非自封 敬重出自他人口

保镖业起源于唐宋，兴盛于明。负责押镖的镖师，都是武功高强、颇有名望的武林高手。《中国武侠史》中有“宋以后的武侠，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于镖师之中”的记载。镖师在走镖路上要喊镖，大多是“我武惟扬”“以武会友”之类。但约定俗成的规矩是，每到省会及藏龙卧虎的地方，都不能喊镖号，镖师要下马步行。尤其路过沧州时，必须放下镖旗，悄然而过，这就是“镖不喊沧”：一个唯一以地域来界定的镖行规矩。

沧州六合拳传人、武术名家万籁声在《武术汇宗》中记载：“沧州一带，最出镖师，高人尽多也。”民国版《沧县志》中有六合拳武术大师李冠铭以惊世骇俗的武功震惊过路镖师，从此有了“镖不喊沧”的记载。这段文言文，李冠铭的传人、沧州六合拳拳师李俊德倒背如流。

关于“镖不喊沧”，沧州民间还流传着好几个版本。“追溯过往，正本清源，还历史以真相，是文化研究的课题与使命。”沧州武术文化学者刘永福说，无论哪个版本的“镖不喊沧”，最初提出者与主张者均非沧州武者，所谓“镖不喊沧”，其实来自全国武林人士的自觉遵守和诚心践行。

“拨开历史迷雾，还原故事本源，‘镖不喊沧’的深层内核，是中华武林对沧州武术和沧州武者的尊崇和礼敬。”刘永福说，清中叶以来，沧州已成为高手云集、拳种富集的热土和各地武术才俊心向往之的武术高地。沧州武林人才济济，以镖为业的人数众多，全国各大镖局大多由沧州武者创立或以“看家镖师”的身份支撑门户。各地镖局的镖师，有的本身是沧州人，有的拜师学艺于沧州师父，有的是沧州武师的再传弟子。他们经过沧州时，只有心怀敬畏，怎么可能耀武扬威、高声喊镖？

“‘桃李无言，下自成蹊’，不用沧州武者自我宣扬，‘镖不喊沧’俨然成为镖行的规矩。”刘永福说。



沧县国博园内有“镖不喊沧”塑像。



▲沧州六合拳传人复制了“镖不喊沧”木匾。

▼民国版《沧县志》中记载的李冠铭与“镖不喊沧”的故事。



扫码看视频

规矩背后 彰显沧州武林的“软实力”

“镖不喊沧”的实质，是保镖业对沧州武术综合实力的认可。刘永福说：“沧州武林的竞争力不仅在于招式，更在于武术文化伦理。行走四方的沧州镖师始终以“德行天下，方能镖行天下”为职业操守和从业信条，从更深层次赢得了武林同道的尊敬。”

仅清代，沧州就出了8位武状元、1937名武进士、武举人。近代，沧州武术名家更是层出不穷。“镖不喊沧”彰显了沧州在全国武林中的“绝对实力”。

清代中叶，保镖业异常发达。沧州

地处水陆要冲，交通便利，拳师高手众多，当镖师的多，开镖局的也不少。其中，位于沧州大南门的成兴镖局，位列全国十大镖局第三。沧州镖师拳脚硬、兵器硬、德行硬，护镖成功率高，为全国镖行创立了“沧州标准”。

在沧州镖师的职业准则中，“以德立镖”被置于首位。至今，沧州武术界还流传着“大刀王五”保“仁义镖”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由李冠铭的另一传人李宝生讲来，别有韵味。“大刀王五”是李冠铭侄李凤岗的徒弟，开始在成兴镖局当镖师，后来进京开办顺顺镖局。因为师爷、师父和他都行侠仗义，在匪患屡禁不止的乱世之中，保镖也能一路畅通，说到

沧县傅家圈村——

七旬武师刘汉玲与他的“月光武馆”

撰文／视频 杨金丽 摄影 陆 莉

方式续写着武术在民间的传承故事。

露天武场 磨炼意志

训练场一半铺着青砖，一半是沙土地。孩子们排队踢腿、下腰、绕臂，练各种基本功。倒春寒的日子里，气温降到零度以下。训练场边的家长们正裹着羽绒服跺脚取暖，穿着单衣的孩子们却练得热火朝天。

“师父说真正的功夫要经得住天地的考验。”刘汉玲说。作为武术大师郭建伟的弟子，他始终恪守着“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”的师训，即使拥有新建的武馆，仍坚持将训练场设在露天庭院。

“孩子刚开始学武时，我总觉得老师太严苛。”一位家长说，“但几年下来，孩子感冒次数少了，精气神足了，现在全家都支持孩子练武。”

20时许，训练进入高潮。刘汉玲让孩子们扎马步，点到谁谁就上场演练。通背拳、苗刀、劈挂拳、疯魔棍……孩子们练得有模有样。其中，11岁的李谦艺刀棍拳术，翻转腾挪，练得尤为出色。

武馆灯火 穿越时空

练武场上点了几盏白炽灯，灯光与月光交织下，刘汉玲常常会想起自

己小时候习武的情景。

刘汉玲自幼习武，14岁拜燕青名家刘振山学习燕青拳，1968年拜武术大师郭建伟学习通背拳、劈挂拳、疯魔棍、苗刀等拳种器械。“通背拳讲究练夜功。那时，我都是凌晨2点到4点跟随师父练功。这一练就是7年。”刘汉玲说，武术界讲的是师徒如父子，师父对他影响至深。他的武馆名为郭建伟通背劈挂拳社傅家圈武馆，依然延续着师承。

刘汉玲30岁时，有人慕名找他学武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收徒教武。40多年来，他桃李满天下，弟子遍及北京、天津、温州等地。

2015年，他的大徒弟斥资为他傅家圈建别墅、开武馆。有了固定场地，刘汉玲教武的热情更高了。但让很多人费解的是，尽管室内场地宽敞，他却坚持把习武场设在室外。

“夏天还好说，冬天这么冷，孩子们在室外练习容易冻着……”有人劝他。

他倔强地怼回去：“怕冷就练不成真功夫！”

运河武脉 薪火相传

在学武的孩子们中间，李谦艺吸引了记者的目光。他家住市区，是市实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。这一天，他

上完辅导班后，乘车从市区赶来乡村学武的。

“从一年级练武起，谦艺基本上没耽误过练功。”谦艺妈妈自豪地说，谦艺喜欢武术，练功多苦，从不喊累。“孩子喜欢，当家长的就得支持。”

“看起来是孩子练武，其实练的是大人。”刘汉玲说。他带着孩子们参加过香港国际武术节和中国·沧州国际武术节，都取得了好成绩。家长们也都信任他，他的学生有30多人，来自市区及附近村庄。

21时，正是刘汉玲亲授武术的时刻。此时，武馆的大门被推开了，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匆匆赶来。她说：“刚写完作业，正好赶上第二拨训练。”

“我们的训练常常持续到晚上10点。”刘汉玲说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才是练功最佳的时间。3月14日是周五，第二天孩子们不上学，正好可以多利用功。

月光下，老拳师范通背拳时矫若游龙，让人恍然看见70年前运河边练拳的少年——民间武术就这样一代代地传承着……



旧粮仓变身电影艺术展览馆

「九零后」青年用光影唤醒运河记忆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魏志广 摄影报道

在沧州运河畔的神门口老巷深处，一座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四合粮仓正在焕发新生。由“90后”电影导演董培松领头的一群年轻人，正将这个承载了半个多世纪“粮食记忆”的建筑改造成“莒沧1966”电影艺术展览馆，用光影形式唤醒运河记忆。

推开木制仓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粮仓穹顶式屋顶上的麦穗装置以及“莒沧”两个字，在射灯下，为这座老建筑增添了斑驳的光影。董培松介绍，“莒”是水边的一种植物，“沧”指的是狮城沧州，两个字的结合不仅与粮仓同音，还表达了他们想为家乡运河文化做些事情的初衷。

董培松小时候曾住在这里，对这座老建筑记忆犹新。四合粮仓建于1966年，是沧州地区为数不多、至今保存良好的粮仓之一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全国粮仓陆续关停，四合粮仓也不例外。董培松小时候，这里已很少开门，他和小伙伴们常在外面往里张望，对这里充满好奇。去年7月，得知这座建筑对外转租时，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租了下来。

董培松是影视工作者，曾担任电影《长津湖》《金刚川》《峰爆》《二手杰作》等的选角导演。“四合粮仓是历史的产物，更是时代的印记。我们想从‘物质食粮’和‘精神食粮’出发，给这里融入电影文化。”董培松说。

廊道两边摆放着一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放映机。董培松轻抚其中一台说：“为了让这些‘老伙计’正常运转，我们专门找到配套的零部件、电影胶片 and 放映员，时机成熟后将不定期举办老电影放映活动。”

改造过程中，董培松和伙伴们翻阅《沧州粮食志》，和附近老住户交流，挖掘这座建筑的历史，完整保留了粮仓原有的屋顶结构。历时半年多，他们将童年记忆里的粮仓改造成融合粮仓故事、运河文化、电影艺术的展馆。在这里，烙刻着时代印记的粮仓木匾、各种粮票、升、斗、秤等老物件被精心陈列。与它们近在咫尺的，则是电影放映机、铁皮胶片盒、场记板等。这种时空叠合的设计理念贯穿整个展馆。

展馆四周悬挂着一幅幅充满艺术气息的手绘电影海报：《建国大业》《建党伟业》《建军大业》《一代宗师》《沧州绝招》……董培松说，这40多幅海报是由沧州青年画家团队专门创作的电影元素绘画作品。“我们还会组织力量寻访老街故事，收集运河人家的光影故事。”董培松说。



董培松介绍他收藏的电影放映机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▲七旬拳师刘汉玲至今仍任教授。

▼倒春寒的天气里，孩子们在室外习武。



扫码看视频